

腊味故乡

文 / 芳竹

腊味扑鼻来，年味渐浓时。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纳兰容若的这一首词，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感动了多少人的归乡梦。

其实一年一度，回家团聚，我们最喜欢的东西，离不开的就是腊味与辣味。

游子回家，在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老人们都是用地道的土猪肉的腊味来给他接风洗尘。要么是猪血丸子，要么是腊肠腊肉等，用腊味做家宴，才是最好的盛宴，腊味就是年味，有年味就是团聚，这是庄稼人最淳朴的心愿。

在农村，熏烤腊味的年味儿，更是被庄稼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家家户户提前一两个月就在准备，无论贫穷或富裕，大家都要养一头猪来做腊味，预备着过一个热闹幸福的年，期盼来年会更好。

什么是腊味的灵魂？我一直觉得就是一日三餐的烟火气，无论是什么样的腊味，其实都离不开一年四季风、火、时间的烟火气，这种人间烟火气，时常像条件反射一般，定格在十二月的村庄，在心头缠绕，挥之不去。

小时候，我们家年年杀年猪，一来可以熬一罐猪油，留作来年烹饪用，二来是可以熏腊味，过一个热闹年。

熏烤腊味，也最考

验一个庄稼人的功

力，我父母有祖

传秘方，腊肉

腌制多久，

慢熏多长时间，

然后，再大火

熏制多长时间，

直至腊肉

拥有了粉红

粉红的色泽，

还透着些许烟熏

的黑，红里透黑，黑

里透红，才是最好吃的腊味。

腊味即年味儿，是出门在外的游子想一想都垂涎三尺的味道，它沉淀着我们过年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不仅是渗透着空气与火焰的味道，还凝聚着我们山河人间的亲情的美好祝愿。惟愿山河无恙，年年都能够回家来。

不同的地域有相同的腊味习俗与年俗，而关于腊味，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记载“灌肠法”：“取羊盘肠，洗净治。细锉羊肉，令如笼肉，细切葱白，盐、豉汁、姜、椒末调和，令咸淡适口，以灌肠。两条夹而炙之。割食甚香美。”

无论是腊肠，还是腊肉，也不管过了多少年，骨子里喜欢的东西还是故乡的腊味，坚定不移地喜欢，因为喜欢，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时过境迁，唯有食物会令我们欢喜，家乡的美食，腊味是不可复制的密码，也让我们的乡愁更有沉甸甸的感觉。如今，每年过年都希望能够回到父母的身旁，父母越来越老，陪他们食一顿腊味，心安是归处。

腊味故乡，故乡腊味，故乡、腊味与年味就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条绳，紧紧地系着我们的诗与远方。游子的回归，乡愁才有了真正的安放之处。

无关痛痒

文 / 邓亚兰

毕淑敏是我一直十分敬仰的女作家。她既是医生，也是作家，写了很多关于生命和疾病的文章。她在书中写道：“生命的第一瞬就是惊奇。我们周围的世界，为什么由黑暗变明朗？为什么由水变成了气？温度为什么由温暖变得清凉？外界的声音为何如此响亮？那个不断俯视我们亲吻我们的女人是谁？从此我们在惊奇中成长。”读她的文章，如涓涓流水洗刷心灵。她对人性有着极强的领悟力，凭了手中的妙笔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读着有嚼劲，也很是畅快。

生命是个神奇的东西，疾病也是个神奇的东西。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走。小时候对生命没有概念，对疾病也没有概念。偶尔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对我们来说不是痛苦，反而“因祸得福”会得到大人們的偏爱。母亲会来摸摸我的手，亲吻我的额头，感受我的温度。甚至还有可能在生病的这一天单独享有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汤，那是平常不可能享受到的待遇，喝着那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汤，味蕾在舌尖绽放，幸福的滋味涌上心头。

小孩总是贪心的，没病的日子也偶尔会无病呻吟：“妈妈，我今天好像发烧了，脸发烫哎”“妈妈，我肚子有点痛，是不是有蛔虫啊，要吃宝塔糖”“妈妈，我刮了手，要去医院”无非又是心里打着小九九，盘算着当一回公主，享受一份特权或者不想去上学，躲着一次不想面临的考试。

成年后，出外读书、工作，才知道无法无病呻吟，就是有病了都不能呻吟。别人不喜欢看到你病，不喜欢看到你忧伤，不喜欢看到你流泪。偶尔被人问候一句“怎么了”，那一刻脆弱的心灵就要“破防”，话已经涌到了嘴边却终究又生生憋回去，最后往往以一句云淡风轻的“没事儿”掩饰内心的千言万语。因为你怕别人无法感同身受，你更怕别人笑话你矫情。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在崩溃的边缘强撑笑脸。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伤痛，只能一个人自愈。

成了母亲以后，最担心孩子生病，还得揣测着孩子的小心思。在背着孩子一趟趟跑医院的时候，总想着他是不是没有什么毛病哦？针头在孩子的血管插进插出的时候，还不忘去埋怨他，为什么不肯多穿衣服；望着密密麻麻的检查单，还没有出最后结果的时候，总会想着他今天又要耽误一天的学业了，这又怎么跟得上同学的步伐。

年复一年，孩子大了，父母又老了，疾病缠上了他们。带着父母去看病，才发现比孩子还难得带。他们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畏惧。不肯干这个，不肯干那个，跟医生沟通，再跟父母做工作，感觉上一堂大课，几个回合下来，人就精疲力竭。

人到中年，不知什么时候，发现有些毛病特别容易找上自己。去赴同一个饭局，别人可能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就要上吐下泻直到脱水吊水；同样的化妆品，别人用了舒服极了，我可能马上就过敏发炎，红肿几个星期；同样的游泳池，别人畅快淋漓，我可能上来就全身痒痒，脱皮发烧。“三高”不可避免来了，怎么也不走，体重上升了，怎么也不下来。颜值掉了不少，怎么看也不顺眼了……

如果说童年里的小病小痛是岁月里一束温柔的光，成年后的任何病痛都是压在人身上的的一座山。所以，人生平安健康就好，其他都是锦上添花。无关痛痒，但问人生。

谷爱凌的 1620 (外二首)

文 / 梁尔源

爱母亲与爱祖国

用同一种 pose

十四年载风凌雪燕

爱，飞出的是一种纯白

无论姿态变幻

婀娜总在一颗心中腾挪

那些雪板飞驰的痕迹

在缝合东方与西方

高蹈腾起时

亲自绣在臂上的那条龙活了

旋转落地间

昆仑的雪鹰在造型

大跳台上

把想入非非跳成瓜熟蒂落

U型谷中

上下穿梭的身影

总想填平一条世纪的鸿沟

那让全球眼神尖叫的一跃

惊艳出“一路爱您”的符号（谷爱凌 1620 动作的谐音）

轻轻落下的瞬间

大地舒展得如此温柔

苏翊鸣的成人礼

在 18 岁后加两个零（注）

青春有了无限的遐想

岁月对折一下

威虎山的银幕上

有一只精灵在闪烁

虎年的燕山

雪花如席

翩翩少年脚踏飞燕

披着披风

手执山峦

滑板装上了

风的翅膀

雪白的哈达托举着盛宴

攀升的收视率中

有五颗星子映衬出

山河的底色

世纪的眼神里

金牌榜的数字在爬坡

仪式感是一场雪的表白

长发飘着仰天长啸

韶华削刮出坚毅脸庞

当雏鹰扶摇而上

有一股强劲的风

正萌发于一道蜿蜒的积淀

（注：1800 为苏翊鸣冬奥夺冠动作代号）

鸟巢印象

那时，巢里有瘦弱的鸟

各种颜色的手

都来掏鸟蛋

如今，鸟蛋有“核”了

翅膀变硬了

再没有

鸠占鹊巢的日子了

鸟儿越飞越高了

别的鸟能飞的地方

都飞过了

别的鸟没飞过的

已在梦中抵达

天窗一直开着

家中鸟衔着橄榄枝

飞出去

外面的鸟揣着涅槃的火种

飞进来

夏季，金色的巢穴

挂满太阳的徽章

冬季，银色的梦里

总萦绕着

月亮的丝带